送窮

（濟公）

戊辰之歲、吾運最蹇、新正歲首、無所消遣、乃集朋好、關室共居、謔浪笑傲、無拘無忌、爰及樗蒲、撲克爲戲、累司拔克、其樂無藝、中有一副、令人可氣、我執四九、累司不已、換牌之後、對方歡呴、拔克拔克、其路磷礴、看彼資格、四十不外、一場歡喜、變成憤懣、假塞之事、啓其端矣、二月中旬、擁疹兇險、小兒二人、同時傳染、二兒幸痊、一兒竟歿、假塞之事、此其二矣、出版事業、我營十年、蝸角虛名、蠅頭微利、棄之可惜、食之無味、乃遇細人、喪我金錢、假塞之事、此其三矣、金鋼鑽報、文章麗典、闡善伐惡、名聲丕顯、魑魅魍魎、妒恨難免、散布流言、構成訟讞、假塞之事、此其四矣、陽歷歲除、出浴乎沂、匆匆而走、失一時計、假塞之事、此其五矣、犖犖大者、已有五點、作送窮文、韓愈昌黎、今我迍邅、殆亦此理、窮鬼附身、運乃假塞、縛船作車、謹帥厥意、載糗與粻、與鬼粗餞、咄爾窮鬼、速去毋辯、己巳之歲、大吉大利、

王伯群之不羣主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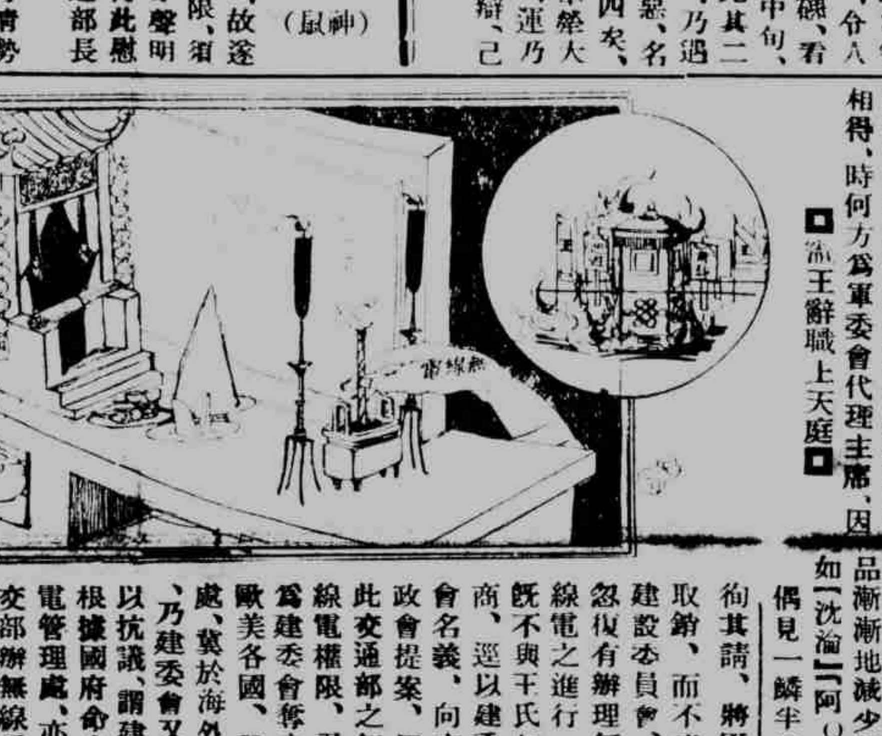
（神鼠）

□王氏辭職之內幕□　交通部長王伯羣、於一月卅一日、向行政院遞呈辭職、辭意至爲堅決、束裝即行赴滬、□王氏此次決意辭職之原因、於國府治下之行政系統上、頗有關係、茲分述之、俾資探索、

□辭職之動機　王氏辭職之動機、尚遠在孫科初返國後、蓋孫氏返國、即冀部長一職、以展抱負、王氏遂即欲辭職讓賢、顧猶恐外界有所誤會、卒未能實行初衷也、尋鐵道獨立一部、不隸交通管轄、而孫氏爲之部長、此實當時極爲圓滿之辦法、但交通部收入、以路政爲大宗、約佔全數三分之二、交通部權限之無形減去、王氏安得漠然無動、此不言可喻者也、然微聞當時組織鐵道部時、孫氏對王、力加慰藉、表示於王之現在職權、決意設法維持、而王氏亦恐建設委員會之職權、與交部有所衝突、故遂向孫氏聲明、建委會與交部權限、須分明清楚、孫氏慨然應允、因亦聲明願向建委會負責過旋、王氏得此慰藉、遂未提辭呈、而孫氏之鐵道部長、乃得一帆風順、即日成立焉、

□雙方之緊鬥　王氏格於當時情勢、未有表示、亦祇希望今後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、得以相安一時而已、乃軍事委員會、忽有自由裝置無線電、自收商電之事、王氏即認爲與交部職權有關、與何應欽相商、請求取銷其權限、按何王原係至戚、交誼亦甚相得、時何方爲軍委會代理主席、因徇其請、將軍委會無線電之商電取銷、而不意建設委員會、忽復有辦理無線電之進行、既不與王氏相商、遂以建委會名義、向中政會提案、因此交通部之無線電權限、又爲建委會奪去、王氏不得已、因於歐美各國、設立國外無線電收徵處、冀於海外無線電、稍資挹注也、乃建委會又於報章登載廣告、加以抗議、謂建委會辦理無線電、係根據國府命令云云、雖交部無線電管理處、亦於報章登載啓事、謂交部辦無線電、係根據法律、『命令不能變更法律』、顯雙方各持一說、終未得相當解決也、惟管理處之廣告、據謂事先並未呈報王氏、王氏因電滬申斥、中有『登啓事效尤、殊爲不合』之語云、

□將來之問題　或謂國府下之行政系統組織、似不免有大意之處、即如無線電之爭執、所以雙方各有理由、難於解決者、蓋因建委會與交通部之組織條例、均有明文規定、辦理無線電故也、故雙方不辦無線電則已、若辦、則權利之爭、勢所必至者也、又如航空飛機問題、交部航政司、既已辦理、而同時航空署、亦有此組織管理之權、亦未統一、現雖尚未至衝突時期、然將來之爭執、又所不免也、王氏鑒於過去現在及將來、幾於遍地荊棘、十分悲觀、於是不得不潔身引退、爲息事寧人之計、而辭職來滬、實行其不羣主義矣、



□繇王辭職上天庭□

戲劇小說與戀愛事件

（此少）

戀愛爲人之本能、出乎天性、天地不滅、情緣不斷、即戀愛之事件、永無不發生之日、雖情海茫茫、異常複雜、戀愛之事件、錯綜變化、奇幻莫測、然而其爲戀愛之事件則一也、如近今社會喧傳之黃陸周秦兩案、與現方發生之沈吳一案、以及將成過去之馬振華等等、何莫非戀愛之事件耶、即論古今中外、男女戀愛、往往釀成巨案、其間離合悲歡、非但可資當時社會之談助、抑且若干載而後、亦往往使人低徊往事、可泣可歌、（轉第四版）

魯迅與郁達夫

（綿璧）（續）

不過魯迅郁達夫、他們成名以後、作品漸漸地減少起來、竟不能再看到如『沈淪』『阿Q』一樣的好文章、雖然偶見一鱗半爪、大都不愜人意、近來『語絲』停刊、『創造』解散、幾個負盛名的作家、各人流亡在外、我們益發看不見好的創作了、沈雁冰雖有幾部新著、易名茅盾的、也不見得十分出色、似乎新的材料、闌珊已極、可是現在新書的出現、如雨後春筍一般、看的人也像發狂似的歡迎、我眞不懂、這裏頭包藏著一些什麼理由、

□歌舞家俞女士□

最近我揀新出版的看了幾冊、覺得滿紙充滿着『肉感』的美、而處處更脫不了『性』的闡揚、我才明白新書銷路激增的緣故、青年的學生、更加視若至寶、至於他的內容如何、是否有新文化藝術的價值、正是教人說不出來、我的冬烘頭腦、於是也發了偏見、我以爲提倡『性』的運動、雖然是潮流的趨向、可是文藝與肉感、終究是兩條路、從肉慾中去求文藝的眞理、不能不說是主見矛盾的、魯迅郁達夫他們兩位、是著作界的老前輩、不曉得可與我抱着同情、有人說、什麼是『新的創作』什麼是『藝術化』什麼是『文明的導師』、不過是投機份子、借著幌子斂錢罷了、咳、慨乎言之、

記三舞女之轆轤舞

（下）（恨波）

東海之星、方寸爲動、惟待遇合之機緣耳、日者夜午、風雨如晦、舞場遊客、寥若晨星、諸舞女漸露倦態、而長弓與東海之星、方相將沉醉其間、樂師數奏其豔蕩之曲、若有聲、若無聲、旁觀者亦將爲神往、矧在局中、長弓情不自禁、探手囊中、以鈔票一帙、遞於柔荑、微語曰、是戔戔者、聊申薄意、夜將闌矣、盍往余室作長夜舞耶、東海之星、微笑而諾、乃署以地址、叮嚀而別、長弓歸其大東之室、守株以待、而言午則擁阿張、牛八則擁香蝶、已先在室中、舞興正酣、見長弓來、知與東海之星、初申密約、遂以銅床遜讓、牛八與香蝶舞於沙發、言午與阿張、則徬徨四顧、無復可供偕舞、遂以小椅六事、聯爲一榻、亦居然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、長弓據床靜俟、久久杳然、而岑寂之中、目之所觸、耳之所聞、惟兩對舞侶之舞蹈、天既將曙、以爲有約不來過夜半、爲所紿矣、不願復作城門擊柝之人、忿然而出、牛八見榻已虛、輒挾香蝶而登焉、言午亦方慽小椅之不能暢舞、亦與阿張移至沙發、遂地爲良、舞興方濃、而室門忽呀然以闢、舉首覘之、則固人約黃昏之東海曙星也、意趨銅床、分衾入夢、見四人舞意淋漓、不禁技癢、牛八亦見異思遷、以爲長弓他往、此可取而代也、遂棄香蝶、覓復挾東海之星、翩翩而作矣、言午聞聲、心竊豔羨、輾轉反側、莫能成眠、而牛八則狂舞三度、憊不能興、已遽然入寐、阿張香蝶、好夢亦成、言午竊之竊喜、躡足而過、又趨東海之星、星亦不拒、舞又作焉、言午牛八、既登同科、而長弓氏竟抱向隅、自此不復作東海之想云、

梅蘭芳集

本書由吳天翁先生編輯、取材新穎、用道林紙精印一厚册、封面由嚴獨鶴先生題字、幷四寸梅伶眞照、相做封面、內有名貴照片二十餘幅、如梅伶之祖之故妻、側室子女等、及梅伶今冬所攝諸照、更有每晚在大舞台所演各劇、俱由郭君搜贈刊入本集、當代名士如陳小石　李拔可　趙叔雍　冒鶴汀　文公達　侯疑始　況又韓　楊清磬諸先生、俱有佳作、天放先生之華清宮攷、翁松禪相國之華清遊記、俱爲不可多得之名作、尤有可貴者、綴玉軒戲詞劇本、向以秘不告人、特允本集公開發表、每册特價只收印本大洋兩角、請向本報社及大舞台及諸大書坊購買

□譚佑天然療養院□（南湖手製影片）

西崽墮樓記

（恨波）

海上有大公司焉、其名曰南贍部洲、營光明不夜之業、日銷數萬噸、年獲巨利、公司之內、職員數百、同在一行之中、而有終年不面者、亦可見其營業之盛矣、職員中有西人、其名似爲薄樂生、挈一嬌妻、住於公司五樓、妻年在二十外、而丰韻豔絕、姿容殊麗、能操極流利之華語、常謂世界男子、惟華人最爲知情識趣、西人之性、則初雖不可一世、然繼而稍縱即逝、工作期短、殊煞風趣也、察其舉止、似頗有意於我華人者、會有西崽王某、供薄樂生爲拂拭之役、年事尙輕、而狀貌英俊、事薄樂生妻、奔走蹀躞、厥狀尤謹、生妻亦以是頗垂青眼、一日、薄樂生至辦事室後、忽憶有一緊要之公函、遺於榻旁、遂返身往取、及達寢室、則室門已閉、以指彈扉、但聞女低語曰、惠踢、惠踢（西語謂請待也）、薄樂生素懦內、雖知有異、第敢怒而不敢言、靜待良久、妻始啓門、則見西崽手持妻衣數襲、作摺疊狀、而妻則紅暈雙頰、忸怩而言曰、子何急急若此耶、余方作撲蝶戲耳、薄樂生懾於閫威、祇得忍氣吞聲、自嗟孽緣而已、如是者二三年、妻與西崽之舉動、益復放恣、屢爲薄樂生所窺見、生因憾西崽刺骨、常思有以懲之、迨是月某日、西崽適在五樓、擦臨街之窗、作拭窗之役、乃偶一失足、竟墮於地、肝腦迸裂、血肉模糊、慘狀不忍目睹焉、或有悉其底蘊者、則云西崽之死、蓋非失足、其中蛛絲馬跡、不難探索而得也、

□迎櫬日期　本定三月十五日舉行、今因大雪連綿、一切籌備工作、均告停頓、而中山大道工程、尤爲浩大、勢難限期竣工、風聞有改期之說、惟感於國際信仰關係、尙待考慮云（定

鄭謙也死

（野史）

奉天楊常槍決之後、而鄭謙又以暴死聞矣、報載鄭之死、或云中風、或云急病、然鄭之年齡並不甚高、軀體亦非碩肥、皆無猝病即死之理、且不先不後、死于此時、實予留心時局者以一大疑點、前小張槍決楊常時、鄭本有同時被逮之說、查鄭與楊關係極深、楊任蘇督、而鄭即任蘇長、其爲一鼻孔出氣可知、特楊既已明正典刑、而鄭乃以暴疾死聞、豈如楊劍虹之畏罪耶、抑如蔣邦彥之非命耶、遼陽萬里、不能懸揣矣、

紅玫瑰出口商

（紅蓋）

去歲之春、羣玉山頭、有仙人曰萼綠華、長曰九、年稍幼者、曰八、二八皆殊色、而九妝束新異、尤絕類西方美人、別有一七、則豐容盛鬋、擅環肥之稱、侍兒阿寶等、莫不慧黠善伺客意、蓋齡梅之名、甚藉藉花國也、尋九忽隱、八入落霞家、寶等且弗知所終、唯七轉展隸於紙幌梅、紹緩喜神嘉號焉、顧七善經紀、不久卒自立、樹紅玫瑰幟於新會樂、或言其胸有城府、殆譬諸玫瑰之有刺、然色香俱勝、與梅之清麗澹雅、其品性迥異致矣、七客既盛、尤多豪商、而與茶買艷跡最著、諧謔之輩、戲錫以嘉名曰玫瑰花茶、絲商某則眷七家冶葉四、絲茶胥爲吾國大宗出口貨、七四兼收並蓄、休休有容、於是人目美人關、果與進出口有連、特不知國家之關稅自主以後、向爲吾國出口大宗之絲茶商、是否仍肯踴躍出口、且增高其貨價耳、呵呵、

□紅玫瑰老七□

小林黛玉家之雙包案

（綿璧）

小林黛玉、與小金鋼鑽齊名、在羣玉坊懸牌應徵、已歷數節、冶遊豪客、震於黛玉盛名、莫不以一親色笑爲快、黛玉房中、人材極富、蓄雛姬三人、依戀襟袖、極可人意、其中一姬曰毛媛、尤饒姿色、蓋瀟湘一館、爲毛媛獨占矣、適有司令柳姓者、攬海軍大權、爲一時之豪客、看花當興、見毛媛而悅之、隱有垂青之意、林家主政、度其意旨、乘機說之云、我家林姑娘、雖屬陋質、猶處子也、倘貴人屬意、當令渠侍巾櫛、惟恐個妮子無此福份耳、柳聞之大喜、爰擇良宵、遂諧鳳卜、翌日內外皆犒數百金、主政之囊乃垂垂滿矣、會柳有秘書、少年貌美、亦愛毛媛、主政因以紿柳者紿秘書、秘書亦墮其術中、梳櫳之夕、內外犒賞、又不知其若干金也、至是柳與秘書、咸自以毛媛爲禁臠、而不知主政之左右逢源、操其移花接木之計、即此雙包、亦無一爲眞正之龍圖公案也、厥後柳與秘書、賺得其情、始知鑄成大錯、柳欲以媛歸秘書、秘書亦欲以媛歸柳、兩者相持不下、而媛亦莫知適從、結果由二人各斥五百金、爲媛拔出火坑、使其讀書自立、今此毛媛早結束爲良家婦、有過黛玉妝閣者、已不見伊人芳蹤矣、

日本通之席時泰

（合罕）

席君時泰、世多稔其爲人、其所設時泰醫院、病者踵接、即不佞家人、偶有疾苦、亦必就君求治、君於外科花柳科、尤具專長、爲人且極伉爽、偶遇疑難之症、苟非己所擅長者、必直言無隱、日前見有患腸結核求治者、君返其診金而告之曰、本人對於此症、經驗甚少、當介紹改診於余雲岫醫師、其人欣然而去、或笑席君乃不能如時醫之萬能、實則學者態度、固宜爾爾、泰西日本之醫、其範圍俱極狹、夫強不知爲知、勢且以人命爲試驗品、爲醫者賺錢計固得矣、其如病家何、然則就席君診病者、雖不能遍沾楊枝之水、而病家可稱其一言爲南鍼、造福於人者匪淺尠焉、席君留東垂十年、在東日、行動言語、幾若土著、我儕嘗戲名之曰日本通者也、當滬上交易所未出現前、君嘗於日本從事此項買賣、故十年所耗、爲四萬金、

□席時泰醫生□

蓋君好動不好靜、即歸國以後、亦復絲竹鑼鼓照相挖花麻雀不去手、蓋君秉性奇特類如是、茲所揭照相裝束異於時下所流行者、亦好奇之故耳、夫人靜江女士、爲日本愛知縣產、愛知縣夙產美人、而席夫人卒業產科、旁及其他醫術、亦足爲席君助手、中國女子夙諱疾忌醫、時泰醫院有席夫人在、其嘉惠於女子者、蓋甚多也、

慾海滄桑

（春藹生）（六十九）

第七回　攜癡夢神女赴高唐　碎芳心蕭郎成陌路

推門進來、喚了一聲局長、這時愛寶正和黃局長並頭睡着、見有客來、直羞得她把被窩向上只一掀、自己的身體、便連腦袋、一齊鑽入被窩中心、屏着聲息、不敢說話、耳朵裏祇隱約聽見那人揭開了帳門、和黃局長唧唧噥噥了好半天、那黃局長便披衣下床去了、隔了好一會、才見黃局長來推了推愛寶道、適才局裏的司事來說、總局裏已是把我的差撤了、此刻我不得不趕回局裏去、三天五天之後、就可到蘇湖來和你相見的、你要是存心肯從良、到那時等我來了再和你媽談條件、愛寶見黃局長突然間說要回局子去了、正是一夜夫妻百夜恩、不禁有些淒楚起來、便黯然道、你不要一去不來、我在蘇湖、日夜盼望你的咧、黃局長道、這個自然、我也巴不得不要和你分開、可是究竟正經事情是不能去着不管的、所以才硬着頭皮前去、這裏幾個錢、你收了罷、邊說邊便從身上摸出一捲鈔票來、遞給愛寶、

□本報與讀者小別一旬、第五百七十八號、准于陰曆己巳正月初六日出版、特此佈聞、

□市教育局科長王祖康、三十一號坐汽車經四馬路、車夫不慎、致肇禍端、由捕將王之車夫及汽車拘入捕房、汽車交二百元保、惟王身畔攜款不多、不得已電告教育局、飭人攜款前往、始得揚長而出云、（馬探）

□朱大可聲明、某某小報第四期、「卸任縣長之妙文章」一文、署名大可、絕非拙作、當係同名之人手筆、特此聲明、